

朝花夕拾

## 辞旧迎新话年味

袁占才

思维还定势在旧年呢，一晃眼，季节踱进腊月，不管你想不想迎岁，年节新娘般般亮灿灿在前招手。年味浓了，再简陋的家庭，也开始做焕然一新的准备。这个季节，风该肆虐，冰该寒冽，欣喜天存温润，想是六棱之花，正在精心酝酿，等待暖心赴约。梅里映雪，天地晶莹，万物静美。村口处，虽不见游子结队飞返，那人影，却如豆子一样，一个个在掠回旧窝。这些个“候鸟”，觅食在外，并未贪恋外间的华彩，盼了几许，单等这刻栖回老巢，拜父母，见儿女，亲娇妻。毕竟，外面再奇幻，也没故土牵心！这几年，因疫情羁绊，很多人留待原地难以飘回，只好两厢里翘首。好在地球小到一握，手机生出羽翼，思念不必相煎；除了肌肤之亲，余者皆可网上解决。今年却又有些许不同，“阳”也好，“阴”也罢，团聚与亲情摆到了首位。

年之长景，剧情不同，人皆参与。序幕拉开，当在腊月初八。这天早上，家家吃粥，粥非八种谷物不煮，意在敬祖奉神，盼得来年丰收。过了腊八，年的话题便潮一样浪一样涌来，人们无所顾忌，开始高谈阔论，思考年的过法，准备年的东西。先前人穷，过年，意味着千方百计要吃上几顿好的、穿上几件新的，当家住往愁年、怕年。从《诗经》开始，穷人数千年只能发出“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慨叹。所谓度日如年。今非昔比，平常人家，日日也鱼肉，不防饥馁，谨防“三高”，日子过得可不天天像年。

过了腊月二十，村路上人车明显就多了，来来往往，步行的极少。告别远足，两轮、三轮、四轮飞转；筐里、兜里、车上满满。油盐酱醋，青菜萝卜，禽鱼肉蛋。该花的钱要花。案板上，超市中，亮闪闪的物品引你，亲格格的言语诱你，让你的心绚烂。平时再俭，这刻都奢吧，奢到浪费，也不惜了。

豫西民谣：“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蒸枣泥；二十八，贴花花……”此时，春节进入倒计时。一切准备就绪。腊月二十八，一大早，家家贴上春联，户户喜气盈门。“新家换旧符”，那对联，金粉着色，通天彻地，眩花人眼；那联语，虽为老句，却是看不厌、听不俗的。更有生意门店，聘请书家，应景亲写，情趣高雅。那门神，凶神恶煞般，然千百年，升斗小民笃信它镇宅驱邪，最是忠诚。过去，乡村农家，粮仓上要贴“五谷丰登”，衣柜上要贴“锦衣满箱”，槽头上要贴“六畜兴旺”，今家家没了仓缸，少了畜槽，那么贴就只贴“出门见喜”“法疫避灾”“天降祥瑞”。而无论城乡，家家倒贴“福”字，取其谐音，亲邻串门，随口一句“福到”，主人眉开眼笑。

心切切，在期盼中，除夕翩然而至。是夜，鞭炮炸响，炸醒了多少颠倒与憧憬。斗柄回寅，一夕两岁，时光老人不疾不徐，多少人喜忧参半。耐得更值的，干脆守岁熬年，看着旧的分开去，望着新的秒秒来。年之概念原为谷熟，又传斯时每有叫“年”的怪兽出来伤人，燃放鞭炮，为的驱之。然兽怎么叫“年”呢？年怎么演绎成节日，成了年岁、年轮呢？想来，古人对年的感情，也五味杂陈吧。年之老词，曰岁，曰祀，曰载，帝王将相，贩夫走卒，都要过年。年，成了心结，成了坐标，成了文化DNA；成了起点，成了终点，成了节点，成了一个圆；成了港湾，成了驿站，成了回望，成了吉祥，成了祝愿；成了与生活密不可分寄托，成了与自然契合的分水岭。

在中原，年三十乃至初一早上，都吃饺子。其形如偃月，亦谓“交子”，取“更岁交子”意；或谓“角儿”“娇儿”，呢称也；俗呼“扁食”，转音“偏食”，人皆偏爱也。慧心的媳妇，把它包成元宝样，示招财进宝；包成金鱼样，寓连年有余。花样纷呈。头锅饺子，先盛一碗，放在祖神位前，燃香叩拜，祈福全家康健。之后，再把出锅之饺分盛，每人一份。何哉？农俗，在饺子中包进一枚硬币，谁吃到了，来年谁就最有福气。固是迷信，却又都愿讨彩。

正月初一，天未放亮，孩子们不用喊，就折身起床，穿红挂绿，跑了出去。“正月初一，撒屁撒作揖”，稚儿们屁股戏楼样掀起，向大人跪叩，讨要压岁钱。父母看娇儿一天天长，嫩生像豆芽，乖巧懂事儿，就毫不吝啬地掏出票子。孩子们丢下书累，发泄高兴，使劲放纵，即使犯错，父母也宽宥不究的。

从初一上午开始，人们装扮漂亮，开始走亲访友，互相拜年。也有的偷闲，关门睡觉，想把一年的困乏补回。而大街上，门店歇业，最显清冷，唯水果摊店早早开张，最是热闹拥挤。实际上，过了正月初五，年节里各种娱乐才算正式登场：扭秧歌、打洞器、踩高跷、舞狮子、荡秋千、唱大戏，直闹到正月十五。元宵佳节，又有观灯习俗。礼花绽放，焰火升空，各样彩灯匠心独具，把日子渲染得五彩缤纷。暗香浮动，笑语盈盈，让年热烈到极致。

只是，今年疫情，人们注意了自我防护，热闹减了诸多。

旧时年俗多多。说白了，过年，过的就是一种味道。就是吃喝，就是喜庆，就是热闹，就是团聚，就是习惯，就是风俗，就是仪式。民俗专家叹息：如今，仪式感消弭，就意味着年味的淡化。这年味，无可奈何，让疫情割了去，让爆竹禁了去，让手机偷了去，让懒惰窃了去，让快节奏以及娱乐的多元偷了去啊。

年之概念，宽泛说，时长月余，正月初五前，主要体现亲情，由家庭成员欢愉，之后是群体性、大众性的娱乐。总是可以动着儿，该唱歌，该玩玩。过罢正月半，年尽了，天解人意，可巧，冰河解冻，万物苏醒，春耕伊始，舒松了的筋骨也该细紧了。柳条发新，那些鸟鹊们又该挣脱故乡的依恋，飞向远方了。市肆街景，又开始鲜活流动。

百姓记事

## 过年，那些温暖的往事

王剑

一

一进腊月边，母亲就开始为一家人的新衣新鞋筹划。

家里人口大，都添新衣新鞋是不现实的。母亲心里盘算着，谁的修补一下，还可以将就穿一季；谁的半成新，可以改造一下，让小的接着穿；谁的棉衣四处露着棉絮，修补又挂不住针，就考虑做一件新的。

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衣服鞋子都是定量的。因为量少，我们平时穿起来都很珍惜。做衣服的布，是家织的老粗布，母亲已提前染成了黑色或深蓝。棉花是自家种的，已弹成了喧腾的棉絮。鞋底是提前纳好的千层底，只需要扯上几尺条绒布做鞋面就可以了。

我曾经仔细观察过母亲制作棉衣的过程。制作一件棉衣，要经过描样、裁剪、填棉、压线缝边、制作布纽扣等几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复杂。母亲白天忙碌了一天，晚上坐在床边，趁着昏黄的油灯，开始赶制棉衣。母亲的手在棉衣上奔走，针线发出啦啦啦啦的声音。几天之后，一件厚实温暖的“撒肚儿”棉袄就做好了。

在我的山区老家，西北风总是不停歇地吹着，风又硬又凉，还常常夹带着雪粒。过年时，如果能穿上母亲亲手缝制的“撒肚儿”棉袄，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就会一下子暖到心里。

二

腊月二十八一过，母亲又忙活起来了。

一年里节余下来的麦子都磨成了面。母亲笑呵呵地说：“咱蒸几个豆馅馍吧！”母亲开始动手做馅。馅料是我们家乡产的柿子皮儿和红豆。母亲把它们放在一个大锅里，煮，焖，然后拌成稀烂的紫泥。母亲手脚麻利地一通忙，一会儿工夫，豆馅馍就上笼了。灶台里的干柴噼里啪啦地响，锅里的水汽幸福地摇曳。我们姊妹几个围在锅台边，盯着那些跳动的火苗，不停地咽口水。

终于揭开盖子了，蜂拥而出的蒸汽埋住了母亲的脸。母亲觑着眼，慢慢吹开那些水汽，用事先准备好的竹签，蘸上颜料，在胖乎乎的豆馅馍上一阵轻点。一朵朵梅花便绽开在氤氲之中。

母亲把红薯粉子倒在瓦盆里，用水和匀。水开了，母亲把和好的粉汁徐徐倒进锅里，用小面杖慢慢地搅动。粉子的颜色由浅而深，变成青灰色时，火候就差不多了。母亲把烧好的凉粉盛在一个个大碗里，冷成一只只粉团儿。粉团儿晶莹剔透，像硕大的玛瑙。待到吃时，把它们打碎，和豆腐、海带、野木耳、山野菜、萝卜丝、小菠菜一同焯汤，味道鲜美极了。

母亲拿一把小铲子，拨开积雪，把菜窖里的萝卜和葱拾在篮子里。葱和萝卜上都沾了泥土的气息，腥腥的，有股春天的清香。母亲坐在一个小矮凳上，细细地洗。腊月的寒风，悠悠地吹

过，母亲通红的手，衬着萝卜的青、葱的黄，在我的眼里，格外分明。

煮，榨，刺，红白萝卜的碎丁儿，掺上面酱、辣椒、茴香，在铁锅里不停地翻炒。香味迅速弥漫开来。

三大件做好时，母亲的年夜饭基本上就备齐了。这时，外面的鞭炮声开始稀稀落落地响起来。山村的夜晚，在这浓浓的年味里，显得温暖而恬美。

三

山里穷，但过年却有一种仪式感。

初一凌晨，鸡叫二遍的时候，家里的男主人就起来了。他把一小捆柏枝，堆放在院子正中点燃。不一会儿，一种含有柏树叶脂的清香就弥漫开来。我们谓之“燻年”。柏树有吉祥、长久之意，点燃柏枝的仪式，代代相传，已成为风俗。而且柏枝燃烧之后的灰烬不能立马清除，必须要等到“破五”那天。

闻到柏枝燃烧的香味，孩子们也都快速跑到院子里。围着火堆，他们将许下新年的第一个愿望。据说，这个愿望多半都会实现。有一阵子，我因为营养不良，个子总不见长。我就抱着院子当中的一棵椿树，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嘴里默默念叨：“椿树椿树你称王，你长粗来我长长。你长粗来作檩条，我长长来穿衣裳。”没过两年，我的个头果真长高了不少。

初一早上的第一顿饭，不能动刀，须由家里

灯下漫笔

## 老子与鹿邑太清宫

苏 媛

为拍摄《文博河南》“中原文化史诗”，我随摄制组再次走进鹿邑太清宫，去追寻老子神秘的踪影，脑海中不断浮现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尤其当你意识到自己和圣哲老子的步伐在此重叠时，那种自豪感、荣耀感油然而生。

老子，春秋时期思想家。老子诞生地——鹿邑县位于河南省最东部，与安徽省亳州市接壤。千百年来，这里因作为道家思想的发源地，而受到世人的尊崇。司马迁在《史记·老子列传》中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司马迁不但对老子籍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有考证，还对他的官职、姓名都有详尽记录，并且还记下了他和孔子交往的过程。

老子出生时耳大且垂，因此名耳。老子大约20岁左右，到周王室任“守藏室之史”，或曰“柱下史”，主管国家文书与图籍，所以他有大量接触图书典籍的机会。老子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典籍和从民间收集的歌谣，这对他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最终也使他成为知识渊博、精通名物典章，又深谙社会政治风情的大学者。

春秋末年，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中国一统天下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老子面对无休止的征战，心灰意冷，自然回到自己的故乡苦县，开始设坛讲学，以拯救天下。

苦县春秋以前属于陈国，楚惠王十一年（前478年），楚师灭陈国，老子怀着亡国之痛，愤然离开家乡，前往秦国讲学。此时的秦国政治安定，国力日益强大，是文人墨客的理想去处。老子西行必经地势险要的函谷关，

函谷关令尹喜夜观天象，见紫气浮关，知道必有仙人经过，就派人四处探听，结果得知是老子西行，乘青牛而过此地。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老子‘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

尹喜强行留下老子，请求老子著书讲道，老子重辞不能，留在函谷关写下著名的《道德经》上、下两篇。上篇“道经”主要阐释天地人世的本体，下篇“德经”主要阐释人生与社会的本质。

《老子》一书，对先秦诸子百家影响巨大，其思想贯穿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方面。自《老子》一书问世，从古至今，各种注释本汗牛充栋，不下千余种。老子的“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辩证唯物思想思想和深邃的哲理，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如大海波涛，万世不竭。老子留下五千言《道德经》（《老子》），全面揭示了自然天地之道，深刻指出了万事万物发展的规律，是一部充满智慧和预见性的哲学经典。

老子太清宫位于太清宫镇，西距鹿邑县城5公里，北去1.5公里为涡河。涡河是淮河的支流，亘古不变，贯穿鹿邑县全境，太清宫坐落在它的南岸。

一次次改朝换代的战争把辉煌盛大的太清宫彻底破坏殆尽，留下的只有那些搬不走、烧不毁的石雕基石（柱础石）和豪华沉重的建筑构件。每当这些大型古建筑被历史摧毁后，在下一个朝代进行大规模修缮时，都会留用一两块上次修建神殿时的基石，作为前朝代的精髓保留其中，成为永世不可泯灭的历史见证。经过考古认证，如今隐藏在太极殿墙体

下，大小不等、花纹造型迥异的基石，其时代从隋、唐一直到元、明、清都有。

当年的鹿邑太清宫，占地870亩，楼台、亭阁600余间，“特起宫阙如帝者居”。朝廷曾派500士兵镇守，当时在前官祭祀老子，在后官祭祀李母。两宫相距二里，中间相隔一条河，曰“清静河”，河上有桥，名曰“会仙桥”。

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昏庸无道，天下行将大乱时，社会上暗流流传着“老子度世，李氏将王”“天道将改，老君之孙治世”等宣传改朝换代的迷信谶语。

李渊父子趁心恩变之时，自称老君子孙，继膺符命，起兵反隋。在与隋军战争中，李渊父子为了争取民众，稳定军心，曾多次借助老子的声名，都取得良好效果。

李唐王朝建立后，唐高祖李渊尊崇老子为李姓始祖，以老子庙为家庙。在武德三年（620年），曾在老子故里鹿邑大兴土木，建造宫阙殿宇。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大力发扬“尊祖之风”，他在贞观十一年下《道士衣冠在僧尼之上诏》，明确表示老子是唐宗室先祖，唐王朝的建立确实有赖于老子。

作为道家代表人物的老子，被后人赋予很多意义。尤其是推崇道教的宋代，把老子列入神仙籍。他骑青牛、御紫气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几成共识。老子是伟大的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同孔子、释迦牟尼并列为三教（道、儒、佛）始祖之一。

人神相隔，茫茫天地间已经无处可见老子的踪迹，但是神人相通，老子身后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对后人造成的巨大影响却无处不在，至今仍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传播。

一种鸟类，从麻雀日常活动的聚集数目就可以粗略估量它们日趋缩减的总量，递减速度有些触目惊心。我们要学会保护麻雀，任何一种鸟类，如果到了濒危的时刻，再想起保护它，或许就来不及了。

麻雀是个可爱的精灵，它叽叽喳喳，向人传递的总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我非常喜欢麻雀这种鸟，欣赏它顽强的生命力和乐观向上的良好品性。有时闲来无事，在下雪的冬天，我总喜欢坐在窗前品茗，目光却早已穿越重重阻隔，飞跃到窗外，欣赏苍茫的雪景，在雪景中聚焦那些欢蹦乱跳的麻雀。

我家的房檐上常常有两只麻雀追逐嬉戏，叽叽喳喳，好不热闹。我总是痴痴地观望，看着它们在檐头和窗台上蹿下跳，觅食、逗趣，觉得很好玩。关注麻雀，本来低落的心情也会好起来，觉得自己的心胸开阔了不少。

我爱麻雀，更喜欢冬天的麻雀，因为它才是这北方冬天最为灵动的一道亮丽风景！



荐书架

### 《烟霞里》：时代中国与文化故乡的编年史

樊晓哲

长篇小说《烟霞里》，是魏微在文坛沉寂十几年后推出的转型力作。魏微成名较早，她的《化妆》《大老郑的女人》《一个人的微湖闸》《拐弯的夏天》《胡文青传》等作品都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品。2004年魏微获得鲁迅文学奖时，刚刚34岁。2011年，她又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项。其间，她还拿过很多小说奖项，创作水准稳定，作品虽不高产，产出也算均衡。她是70后作家中公认的实力派，也是评论家和读者都非常期待的当代作家。

魏微用新作《烟霞里》回应了大家的这份期待。这部小说采用了崭新的编年体形式，把一个女人的成长经历与四十年来的我们时代发展的重要步骤编织融合在一起，实现了虚构与非虚构两种文学气质的完美对撞，完成了个人与历史的直接对话，给文学处理记忆提供了新的尝试路径和样本。

这部积蕴十几年交出的长篇小说《烟霞里》一经发表，就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关注，读者称《烟霞里》为“中国版的《悠悠岁月》”。评论家阎国明在文章中肯定了魏

微新长篇的重要突破：“半个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怎样的风起云涌，世事变幻，魏微用《烟霞里》对这样一个巨变的、转型的时代提供自己的小说记录。”

《烟霞里》在内容上极具当代性，在艺术上则完全致敬传统，始终把塑造人物形象当作首要任务。小说的女主人公是70后一代人的典型形象，既温柔又叛逆，满心是爱又缄默不语，不喜欢出风头，内心却又骄傲又自尊，独处时欢愉，人多时乏力，没有太宏大的抱负，却对自我设置明确又不低的底线。这可以说是县城青年走入大城市之后的一个写照，传统与现代在他们身上势必要撕扯一辈子。

而魏微的小说语言也是历来被人称道的，在这次创作中，她对语言文字的表达又进阶了一个层次，所有人物的语言都是贴着人物自身特点流淌出来的，生动、准确。所有的技巧都被魏微摒弃或者忘却了，塑造人物成了语言选择的潜意识。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了那些太过偏执于技术的创作认识，也是小说语言的一次本真回归。

人与自然

## 冬天的麻雀

李忠元

里大雪封山，它们依旧在漫天苍茫的大雪里飞来飞去，竟然也能见缝插针，找到食物来充饥。

小时候，麻雀因为常常到田地里糟蹋粮食，被划为四害之一，所以麻雀不受保护，往往成为我们口中的美食。可从很多方面来看，麻雀和人类相克相生，还是相互依存的对象呢！

麻雀是很活跃的動物，它总是跳来蹦去，叽叽喳喳，在树上、天空飞来飞去，也许正是这样才能驱走严寒，它才能最终有别于其他的鸟类，在北方严寒里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生存下来。

北方冬天下雪，大雪一场又一场，地面往往被蒙了厚厚一层雪，可麻雀生命力极其顽强，漫长的冬天

至，满山白雪皑皑，把可能暴露的食物都给掩埋了。我们只需扫开一块空地，露出黑土地，麻雀看到机会，便会下来觅食了。

然而，人类也有残害麻雀的历史，人们利用雪后初晴的有效机会，在打扫干净的空地上支上一面箩筐，或者下上鸟夹子。不大一会儿工夫，就能打到不少麻雀。

冬天的天气冷，麻雀一到傍晚就钻进房檐下的窝里避风，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便趁此机会，用手电筒照亮，掏鸟窝逮鸟。麻雀虽小，五脏六腑皆全，烧烤或者油炸很好吃，是童年时期难得的美味。打鸟、掏鸟窝看似残忍，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食不果腹，谁又会讲究那么多呢？